

论

连

丛

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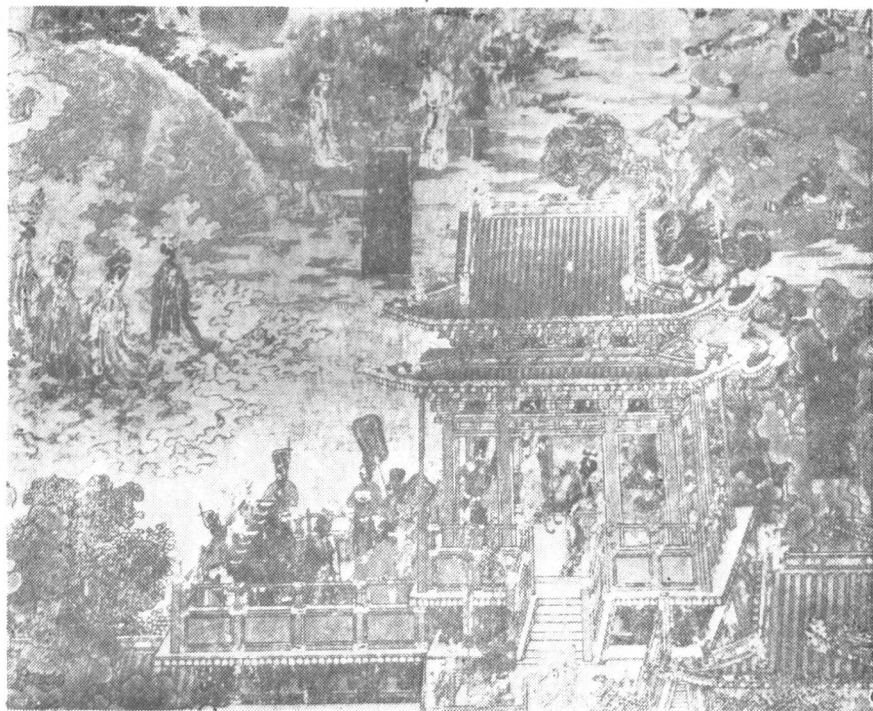
LIAN HUAN

YU LUN

CONG

5

画



岩山寺文殊殿东壁
佛本生故事之一



岩山寺文殊殿东壁
佛本生故事之二

萨埵那太子本生(舍身饲虎)

景 欧临摹



连环画论丛

第五辑

1983年4月

目 录

· 史 料 ·

- 瞿秋白有关连环画的论述摘录(七则)……选自瞿秋白文集 3
连环画还大有可为……艾思奇 10

· 编创研究 ·

- 从小说《灵与肉》到脚本《一个被富人遗弃的儿子》…蔡若虹 12
附:《一个被富人遗弃的儿子》连环画脚本
走向连环画创作的道路……尤劲东 33
儿童连环画琐谈(上)……丁 午 44

· 作品评介 ·

- 《王先生和小陈》序…… ..黄苗子 47
试评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 ..刘 千 50
评连环画《红旗谱》…… ..刘操声 56
简谈《红旗谱》脚本的改编 ..抒 炳 64
-

· 大家谈 ·

- 古代题材连环画要有新意.....陈绍棟 67
不可脱离历史和生活实际.....车 俊 74
必须时刻想到读者.....流 溪 77

· 人物介绍 ·

- 继承发展·精益求精.....曹作锐 80
——访老画家王叔晖

· 古代连环画介绍 ·

- 谈永乐宫纯阳殿壁画.....赵玉来 93

· 国外动态 ·

- 介绍法国连环画《世界的发现》.....蒋淑均 102
世界各国连环画从诞生到现在
.....〔日〕光吉夏弥 申力扬译 116

· 补 白 ·

- 《闪电哥顿》的影响..... 49

· 转 载 ·

- 不要忘了连环画.....楚云飞 55
-

瞿秋白有关连环画的论述摘录

(七则)

(一)

普洛文艺应当是民众的。新式白话的文艺应当变成民众的。但是还并没有变呢。因此，劈头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去变？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一切都无从说起。因此，也就会发生我这篇文章的怪题目：“普洛大众文艺”。普洛文艺一般都应当是大众的，难道有“非大众的普洛文艺”？然而不然！居然有。甚至于有人说：不能够把艺术降低了去凑合大众的程度，只有提高大众的程度，来高攀艺术。这在现在的中国情形之下，简直是荒谬绝伦的论调。现在的问题是：革命的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现在的作家，难道配讲要群众去高攀他吗？老实说是不配。

这样，“向群众去学习”——就是“怎样把新式白话文艺变成民众的”问题的总答复。总之，假定意识是正确的作品，可是仅只能够给欧化青年去“服务”的，当然不是大众文艺。这一种文艺，只能够做普洛革命文学的次要工作，为的是在教

人营垒去捣乱后防。这种“欧化文艺”尚且要努力大众化，扩大自己的读者社会。同时必须打进大众的文艺生活之中去——跳过那一堵万里长城，跑到群众里面去。这就必须创造普洛的革命的大众文艺。现在大众所“享受”的文艺生活是什么？那些章回体的小说，群众尚且不能够完全看得懂。他们所“享受”的是：连环图画，最低级的故事演义小说（七侠五义，说唐，征东传，岳传等），时事小调唱本，以至于火烧红莲寺等类的大戏，影戏，木头人戏，西洋镜，说书，滩簧，宣卷等等。这里的意识形态是充满着乌烟瘴气的封建妖魔和“小菜场上的道德”——资产阶级的“有钱买货无钱挨饿”的意识。现在的主要工作，因此应当是创造普洛的大众文艺，——应当向那些反动的大众文艺宣战。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可以造成新的群众的言语，新的群众的文艺，站到群众的程度上去，同着群众一块儿提高艺术的水平线。

——《论大众文艺·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瞿秋白文集》卷二 P.855—856）

（二）

所以普洛大众文艺所要写的东西，应当是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歌曲小调，歌剧和对话剧等，因为识字人数的极端稀少，还应当运用连环图画的形式；还应当竭力使一切作品能够成为口头朗诵，宜唱，讲演的底稿。我们要写的是体裁朴素的东西——和口头文学离得很近的作品。

可是，也要预防一种投降主义，就是盲目的去模仿旧式体裁。这里，我们应当做到两点：第一，是依照着旧式体裁而加以改革；第二，运用旧式体裁的各种成分，而创造出新的形

式。关于第一点，一切故事小说，小唱，说书，剧本，连环图画，都可以逐渐的加进新式的描写叙述方法。关于第二点，举几个例来讲：可以创造新的短篇说书话本，不必要开头是“却说”，末了是“且听下回分解”，而是俗话的短篇小说；可以输入欧美的歌曲谱子，要接近于中国群众的音乐习惯的，而填进真正俗话的诗歌；又可以创造一种新的俗话诗，不一定要谱才可以唱，而是可以朗诵，可以宣读的，在声调节奏韵脚里面能够很动人很有趣的；可以模仿文明戏而加入群众自己的参加演戏；可以创造新式的通俗歌剧，譬如说用“五更调”“无锡景春调”等凑合的歌剧，穿插着说白，配合上各种乐器，——因为话剧（文明戏）没有音乐，对于群众的兴趣是比较的少的。这些，都还只是没有实行经验的设想，有了经验之后，还可以想到无数的新的形式，群众——来听小调来看戏的人，可以教我们的还多得很呢。

——《论大众文艺·写什么东西》

（同上书P.863—864）

（三）

为着组织斗争而写的作品。这是说一般的阶级斗争，经常的一切问题上的阶级斗争。这里，当然首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罢工，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当然是主要的题材。同时，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绅土地主阶级的一切丑态，一切残酷狡猾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一切没有出路的状态，一切崩溃腐化的现象，也应当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去揭发他们，去暴露他们。讽刺的笔锋和刻毒的描写，对于敌人是不知

道什么叫做冤怒的。这是冲锋的捣乱后防的游击队。这是要打破群众对于敌人，对于动摇的“同盟者”的迷信。这里，当前的斗争任务是：反对武侠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因为现在豪绅资产阶级的“大众文艺”之中，闹得乌烟瘴气的正是武侠剑仙的迷梦，岳飞复活的幻想。我们的大众文艺，应当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进攻苏联，为着土地革命，为着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权独裁，为着中国的真正解放，而努力的一贯的去贯彻反对武侠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宣传苏维埃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为着这种目的而写的作品，可以是“阶级经验的小说”（例如现在的革命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五四”，“五卅”，广州公社，武汉时代等）；可以是片断的或者想像的斗争和生活，例如中国的“董吉河德传”，短篇的这类的故事；可以是古代传说（关公，岳飞，薛仁贵等）和现实大众小说（火烧红莲寺等）的改作；可以是欧美“阶级经验小说”以及其他名著的改译（《九三年》，《铁流》等）。

——《论大众文艺·为着什么写》（同上书P. 865）

（四）

工农通信运动——要开始经过大众文艺来实行广大的反对青天白日主义的斗争，就必须立刻切实的实行工农通信运动。举个例来说一说工人通信员的运动罢：工人通信员固然并不限于文艺，而且主要的还是政治通信，但是这是普洛文学的一个来源。文艺的通信，应当在一般的工农通信员运动里去发展。在中国现在城市之中的条件之下，可以创办一种俗话报去吸收，这种定期刊物要公开的专销贫民区域。这可以在形式上并

非报纸，而是一本连环图画，或者一集连环图画，时事唱本，时事短篇小说，批评当时的反动的大众文艺（影戏，新出的连环图画等等）。工农通信员将要是一种新的群众的文艺团体的骨干。这可以是很多种的小团体，在这种团体里面才能够得到现实生活的材料，反映真正群众的情绪，很确切的很具体的批评到武侠主义，民族主义，宗法主义，市侩主义的要点。工人和农民自己，在这里可以学习到运用自己的言语的能力。而一般“文学青年”，才能够学习到大众文艺所需要的知识。普洛文学将要在这种集体工作之中产生出自己的成熟的作品。

——《论大众文艺·要干什么？》（同上书P.873—874）

（五）

中国的劳动民众还过着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说书，演义，小唱，西洋镜，连环图画，草台班的戏剧……到处都是，中国的绅士资产阶级用这些大众文艺做工具，来对于劳动民众实行他们的奴隶教育。这些反动的大众文艺，不论是书面的口头的，都有几百年的根底，不知不觉的深入到群众里去，和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着。劳动民众对于生活的认识，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总之，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差不多极大部分是从这种反动的大众文艺里得来的。这些反动的大众文艺自然充分的表现着封建意识的统治。这里，吃人的礼教仍旧是在张牙舞爪，阎王地狱的恐吓，青天大老爷的崇拜，武侠和剑仙的梦想，以及通俗化了的所谓东方文化主义的宣传，恶劣的淫滥的残忍的对于妇女的态度，……仍旧是在笼罩着一切，无形之中对于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发生极顽固的抵抗力。最近，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之中，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怎样利用这些工具

来阻止民众的革命化更表现的明白了。

——《大众文艺的问题·问题在哪里》（同上书 P 885）

（六）

这里是说的群众，不是说个别的例外。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所谓白话小学教科书方才在一九二〇年（民九）得到了“合法的”基础。今年是一九三二年。这是短短的一个时期，中国小学校本来已经少到极点，在汉字教育制度之下能够在两三年内就学会了勉强看书的穷苦小学生，又是更少数的比较聪明的。即使这些没有能力在小学毕业的人，都有机会跑进工厂去做工人，也只是工人中的一小部分。这种例外自然是有的，甚至于初中毕业了也不能够不去做工人的人也有，但是这不是大多数的识字的群众（不识字的，或者识得十几个字的，这里不必去说他们，因为我们暂时是专讲读小说的人）。大多数的识字的群众，还是私塾里认过千把字的，然后，弄堂门口看连环图画等学来的（连环图画在上海是民国元年以前就有的了）……总之，拿新文言的作品和旧小说比较起来，旧小说在识字的下层群众之中占着统治的地位，像“五四”以前古文文言在士大夫式的知识分子之中占着统治的地位一样。这是事实。

——《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同上书 P.896）

（七）

苏汶先生没有功夫顾到“劳动者之群”，那是当然的，因为他一只手“死抓住了文学”，别一只手招请着“作者之群”，请他们欢迎胡秋原先生的自由主义的创作理论，而和苏先生共

同起来反对大众文艺的“连环图画和唱本”，——自然再也没有功夫了。

他说：“这样低级的形式还产生得出好的作品吗？确实，连环图画里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佛罗培尔的！”然而，第一，德国的版画式的连环图画（并不都是普洛的），虽然还没有产生托尔斯泰那么伟大的艺术家，可是已经的确成了一种有艺术价值的作品。第二，假使用那副吃奶气力——死死抱住所谓文学的那副气力，去研究和造作中国的线画式的连环图画，唱本等等，未必见得就不会产生真正的艺术作品。何况所说的不限于连环图画。而写一部“马占山演义”，要真能够写得像水浒那样好，并不见得比写一些意象派的诗来得容易，而且一定比意象派的诗有更高的艺术价值。真正的中国（并非绅士的中国）的文艺，一定要从革命的大众文艺里产生出来。

——《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难乎其为作家”的苏汶》

（同上书 P.967）

《连环画论丛》第六辑要目

在现代题材连环画作品邀请展览座谈会上的

讲话（摘要）

边春光

大力提倡和发展现代题材连环画

李定兴

历史·自然·人和英雄

许勇

从传统中学习装饰构图和变形

权正环

连环画史溯源

林树中

从事连环画创作四十七年（续完）

赵宏本

连环画还大有可为

艾思奇

〔编者按〕 本文原载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上海《中华日报》聂绀弩同志主编的副刊《动向》。当时以这个副刊为战场，展开了一场围绕着如何利用旧连环画的形式创作新连环画问题的论争。这一次论争与一九三〇年那次左翼与第三种人之间的论争不同，是“左联”内部同志当中的探讨。艾思奇同志也参加了，给我们留下了这篇至今仍有启发意义的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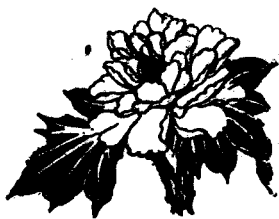
内容和形式的问题，讨论好久，大概总有一个结论了吧？但关于连环图画，我想提出点新的见解。

连环图画只能算一种艺术表现的格式，不是严密意味上的形式。自然，格式也是一种的形式，但它的外延较广，其内部还可以包容更丰富的变化。图画中的连环图画，就等于文学中的小说或戏。在小说这种格式中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小说，在连环图画中，除了中国流行的神怪武侠的连环图画外，更有德国、苏联等西洋的木刻连环图画。

因此连环图画与普通图画的分别决不是章回体小说与西洋小说的分别。章回武侠小说的特征，并不在于“章”、“回”的有无，因为西洋小说也常是要一段一段地分开来写的。真正的形式上的差异不能以这表面的技巧来判别，要紧的是表现的

手法如何。即使将《静静的顿河》的每段加上了“话说”……“且听下回分解”，它仍不会成为章回小说的。现存的连环图画如果是章回小说式的，那我们若能应用新的手法，也未尝不可以得到非章回式的连环图画。自然，要紧的是也要有新的内容，则新的手法才有根据。

连环图画的大众性是不能忽视的。在电影的座价太高了的现状里，它确实是最重要的大众教育之工具。只要有新题材和新的手法，也即有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决不是采用了连环的格式，便算是投降旧艺术。同时我还要截住猛克先生的让步：他声明仅仅站在教育的观点上来提倡连环图画，而不能彻底主张从这里可以征取一种新的艺术，未免将前途估量得太低。他甚至于提倡在种种形式上要模仿流行的连环图画，俾能适合大众的心理，这又未免与旧艺术有妥协之嫌。我以为若有活生生的新内容新题材，则就要大胆地应用新的手法以求其尽可能的完善。大众是决不会被吸引的。若能够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艺术的可贵是在于能提高群众的认识，决不是要迎合他们俗流的错觉。





从小说《灵与肉》到脚本 《一个被富人遗弃的儿子》

蔡若虹

〔编者按〕 蔡若虹同志在一九五〇年主持国家第一个连环画出版专业机构时，自编《鸡毛信》、《永不掉队》、《皇帝的新衣》等脚本近十种，因用了张再学、洪岳等笔名，少为外界所知。现在他以七十多的高龄，在百忙中又给人民美术出版社新编了一个好脚本，并且为本刊写了编创经过，对连环画的编绘工作提出了精到的见解，弥足珍贵。我们在本辑中，特将这篇文章连同脚本一并发表出来，以供专业和业余作者参考。

（一）

自从建国初期创办大众图画出版社、从事连环画脚本编写工作以来，已经整整三十年了。那时候，因为人手很少，一个人要作两三个人的工作，所以编写连环画的文字脚本，也成为我兼任职务之一。当然，这并不因为我是此道的内行，完全不是；仅仅是由于工作的迫切需要，而我自己又抱有“试试看”的浓厚兴趣而已。到底编写了多少本，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只记得后来人民美术出版社诞生，我把“大众”的事业全部移交
给“人美”以后，我就不再搞连环画的编写工作了，事隔多年，有人问我为什么现在又重操旧业呢？我的回答很简单，第一：我没有忘记连环画脚本编写工作的重要性；第二：我十分喜爱《灵与肉》这篇小说；两者加在一起，就不嫌自己年老力衰，居然又动起笔来了。如果今后我又发现了什么心爱的小说之类，我还是要把它改编为连环画的文字脚本的。

(二)

我第一次阅读《灵与肉》，是在大病初愈的病床上。说也奇怪，我读完这篇小说以后，仿佛身上轻松了许多，下床走路时也渐渐快起来了。这以后，只要我遇见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就情不自禁地要把这篇小说翻一翻（不是全看，是只看其中的几个段落）；好像从这里可以得到安慰、得到鼓舞。人们常常说文艺欣赏中的共鸣是产生于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感受；其实，我和许灵均（《灵与肉》的主人公）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点。我没有什么在外国经商的父亲，也没有放过马，更没有躺在马槽里过夜的那种经历。不过，我割了一年多的马草，和马发生过多次的接触。如今记忆犹新的是：当我推着一车马草在前面走，后面的小马驹儿老是顽皮地用鼻子顶我的脊梁骨的那种情景，仿佛是昨天的事情。有时，我也不免要长叹一声：“善良的畜生要比搞阴谋的坏蛋好得多！”尽管这和许灵均抱着马头痛哭的情况并不相同，但从牲口身上得到安慰的那种心情却是一样的。

另外的一点类似之处，就是我也曾经结识了几个“郭喻子式的”牧马人。这是我在荒凉的团泊洼时期的一段奇遇。本来，

割草人与牧马人的邂逅是毫不稀奇的，稀奇的是这些陌路相逢的汉子都把我当成他们的知心朋友。在清晨，在黄昏，在凉风把地上的杂草吹得沙沙作响的冷清的野地里，他们含着眼泪向我倾吐肺腑的情景，也好像是昨天的事情。后来我离开团泊洼回到北京，他们有的托人带口信给我，有的还到北京来探望过我。这些牧马人在生活上离我很远，在思想上却离我很近。我喜欢他们那种忠诚、厚道和爽朗的性格。我从他们的语言和行动中获得力量。所以当我看到《灵与肉》中郭骗子的形象时，仿佛是“似曾相识”。

应当说，令我有更多的同感的，是关于许灵均在劳动生活中的感受的描写。作者在这方面写得不多，但写得深刻、细致而且引人入胜。他在劳动锻炼和劳动惩罚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他把大自然的美和劳动者的心灵美交织在一起。“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会浓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显出他全部瑰丽的形体”。这是何等透彻、何等新颖的语言啊！如果缺乏对于劳动人民和劳动生活的真挚的爱恋，是不会有这种思想和语言的；如果缺乏对于祖国大地的一往情深，也不会有这种思想和语言的。由于作者真实地描绘了许灵均和郭骗子（以及其他的牧马人）、秀芝、清清之间的经过考验证明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后来才那么干脆地拒绝了到外国去继承父亲产业的要求，仍然回到劳动的一群中间去。所谓爱国主义，在这里就有了十分充实、十分具体、十分令人信服的内容。这和那种嘴里说“爱国”、实际上置身于广大群众之上、不肯和劳动人民同甘苦共命运、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一碰见什么灾难、折磨就破口大骂国家、大骂共产党的自命不凡者比较起来，真正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喜欢《灵与肉》这篇小说。